

后来,老罗带我去了一座高山上的小学校。高棉小学是何校长带我们去图书馆。何校长在这个学校当了二十五年校长。何校长穿过一片葡萄果园,一片桃林,把我们带到了一座图书馆跟前。我敢说,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图书馆。

这是在贵州黔东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这是一座偏僻的山村小学校。这座小学校的图书馆就建在悬崖上,直对一座大峡谷。两岸青山相对峙,风起云涌在眼前。太美了!我忍不住赞叹。

何校长说,原先,这里可没有什么图书馆,是老罗来了县里以后,看到学校的情况,主动帮助对接了外省的资源,才在这里建起了图书馆。

图书馆的设计师,也是特意邀请来的知名建筑师。图纸画了好几轮,最后选址落在这个地方,也

是经过慎重的比较。现在,图书馆已成为这座小学最美的风景。

有了这座图书馆,孩子们太开心了。

每个班级的孩子每周都能排上一节课,来这图书馆自习。看看课外书,

大山里的老罗

周华诚

看看风景,都可以。

这跟何校长的理念有关,他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是教育的场所。图书馆哪里只是看书的地方?看见这样美的建筑,看见这样美的风景,看见一年四季日月星辰,还有夏天的晚霞和冬天的白雪,对于孩子们的心灵,都是一种美的熏陶。

在图书馆的大面落地玻璃上,贴着孩子们的手写报,报上是孩子们的读书随笔,“我最喜爱的一本书”“阅读让我成长”等等。

“我们学校要感谢老罗!”何校长很动情,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

老罗是阿里派出的乡村振兴特派员。老罗是自愿报名的,从大城市的经理,去到偏僻省份小县城当特派员,在那里待了两年,做了好多不小的事。

他帮老乡卖鸡,卖到央视去了。销量打开后,物流没跟上。他就自己带着同事在树林里抓鸡,又穿着棉衣在冷库里打包。

老罗看到村里学生娃们周末没人陪,没人玩,就搞了“童伴妈妈”,陪伴他们成长。

老罗看到村里的茶叶销不出去,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搞直播、做电商。后来,还请了外面的老师来,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发短视频,怎么直播带货。

这座小学,有九百八十名学生,其中四百四十名学生住校。因为家太远,最远的学生一趟就有十公里,每天来回根本不可能。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在学校生活,老罗对接了一个公益项目,聘请了好几位宿管阿姨。这些阿姨的工资都由项目负责支出。

已经过了饭点,肚子已经咕咕叫。何校长再三邀请,同时说明吃饭不另花钱,都是食堂里的饭菜,和孩子们吃一样的餐食。

但是,老罗还是坚决地拒绝了。

老罗不想吃人家一顿饭。

老罗更不想因为吃了人家一顿饭,而去答应一些自己实现不了的事。“我知道自己力量有限,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

最后,我们是在学校外小镇上吃的饭。

本来想绕远一点,怕被校长撞见了彼此尴尬。结果,车子绕着只有一条街道的小镇转了一圈,发现开着门的,只有唯一的那一家小饭店,就在学校大门斜对面。

于是,三个人,一人吃了一碗粉。十块钱一碗粉,煮出来热气腾腾的。加一勺泡椒,又加一勺泡折耳根,三个人埋头吃得一头汗,的确是有点饿了。

老罗其实还兼着乡村振兴副总指挥长的职务,但他安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真的不多。他说自己本来是企业的做事风格,来了就是做事情,挂一个职务也并不是享受什么待遇,而是为了帮助地方发展,更利于协调工作,好多

刚念小学时的那个假期前,母亲宣布了一项规定:“明天起,你们兄弟仨每割五斤兔草、喂一顿猪、打扫一次卫生、浇一次蔬菜各得一分,下稻田拔秧每米得两分,我记工分,假期结束宣布总分,予以奖赏。”讲完,特意朝我看看,我红脸,低头。兄弟仨,我是老二,哥长我四岁,弟小我两岁。割兔草,哥割满五斤时,弟有三四斤,我最多两斤;拔秧时,我向前一米多,弟已领先我一半,哥早已在五米开外……在干活方面,哥与弟天赋异禀,而我总比他们慢一拍。为此,父亲常说:“每家总要出那么一个。”

假期结束的那天晚饭后,母亲就要宣布名次,全家人的脸上都挂着欣喜的笑,唯独我闷闷不乐。那晚,我洗完全家人的饭碗,低着头。坐在我对面的父与子,都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只有那盏十五支光的电灯,温暖地抚慰着那个低着头的孩子,如母亲温存的目光。

母亲从灶头间里走出来,像揭谜底一样揭开饭篮的盖。从篮子里她拿出一个番茄递给我哥说:“老大发挥了带头作用,奖你一个番茄。”递我一个落苏说:“老二有进步,奖你一个落苏。”再把一根黄瓜给了我弟说:“从小勤快的老三,奖你一根黄瓜。”

次日上学路上,三弟责怪母亲没

使一些力气。

经常要下乡,全是山区,路途遥远,老罗是跟朋友借了一辆旧车用着。老哥车,不仅油耗大,时不时还会抛锚,有几次把他抛在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路上。

不过,他已经习惯。

这一碗米粉,老罗吃得很带劲。他是湖南人,加了好多辣椒。折耳根也很香,中途他又去加了一大勺,我也去加了一大勺。我更喜欢上了吃这儿的折耳根。折耳根的那个气味,远远地几根丢在那里,你就闻到了。喜欢的人喜

欢得不得了,嫌恶的人嫌恶得不得了。

我第一天到普安县城,在酒店对面的小巷子里吃早餐,就是一碗羊杂米粉,粉上覆盖一大把泡过的折耳根。一开始吃着,还有些不适应,过了一会儿,就越嚼越有滋味。

吃完了粉,本来是教育局的朋友付的钱,老罗坚决把钱转给她,说这必须得AA制。老罗很认真,理由也很充分。他说,在这里大家的收入都不高,你请客又不能报销,我不能让你破费。老罗说得这样坦诚,让人家根本就无法拒绝。

老罗不是本地人。他特派到这里来,暂住在县城一间旧宿舍。宿舍里一张床,一张书桌,几件换洗衣物,此外别无他物。

天色已暗,马赛马拉草

原一天的拍摄完成了,人已经疲劳,坐在拍摄车上的我,几近昏昏欲睡。拍摄车慢慢悠悠去往我们居住的营地。离开营地不远时,我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头长颈鹿,就站在那里傻傻愣愣看着我们的车。同时,我看到了黄昏的天空中呈现出千百条的丁达尔光,红红的,洒落在这片广阔的非洲草原上,说实话,这样的光在国内大城市里很少见到。摆在眼前的不就是一幅难得的非洲草原壮美图吗?一个激灵,我跳了起来,人也变得兴奋异常了。手里的相机携带的是16—35mm的广角镜,心里头觉着合

摄影

落苏的尊严

李新章

公布总分和名次。大哥却说:“公布了,番茄甜的,理应排第一。黄瓜是脆的,该排第二的。落苏不甜不脆,不能生吃,只能排最后了。”说完,他特意朝我看看,我红脸,低头,不敢看他,暗想:“落苏软,该让人捏。”

放学后,我见母亲在菜园里,正把一根稻柴绳扎在一只特别健壮的落苏上。便上前问她:“妈,落苏代表最后一名吗?”母亲说:“我不这么认为。你想不想当第一个学会种落苏的儿子?”听到“第一”这个词,我忙微笑着点头。

跟母亲学种落苏,从扎稻柴绳做记号、选种开始。交秋后,母亲把扎稻柴绳的那几个落苏剪下来,挂在屋檐下晾晒。月余,等落苏都晒干瘪了,便可放在簸箕里搓碎。在秋风中,扬弃所有的糟粕,包括瘦弱的种子和不开心的往事。母亲说:“留下来的,都是很贱的种子。”家乡话,贱就是强壮的意思,像溅出来的水珠一样饱满,有力道。劳动人民的语言虽朴实,却形象,却生动。

次年春节后,母亲教我用打钵机打了四十个土钵(直径十厘米,高

条件太简陋了,连洗澡都要跑很远。

有天刚洗完澡,一阵风吹来,哗啦,把门吹上了。衣服没拿,手机也没有拿。门又推不开。我完全想象得到老罗那个狼狽的模样——他最后怎么找人开锁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记得,有一个无处可去的人,流落在异乡的县城街头。

老罗这样的人,放着城市里的安逸日子不过,丢下家里人不照顾,跑到这山里来做这些拉拉杂杂的事情,到底是如何想的呢?普安这些年,把茶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要说起来,这里是典型的中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无污染地区,这里的绿茶采摘时间全国最早,每年元旦这一天就开采了,号称是“黔茶第一春”。

一杯茶,背后有数字化,有文旅运营,有互联网思维。为了帮助普安的茶产业,老罗也想了很多招数,他扳着手指头一样一道来。

我喝着一杯茶,却望着眼前苍翠无尽的茶园出神。茶园上白云悠悠。我离开普安已有两个月了,还经常想起在小学校门口吃的那碗粉,以及那碗米粉里折耳根的味道。

一想起折耳根,我就想起了老罗。

不知道老罗近来好吗,那辆老爷车有没有再把他丢在孤独的山路上。

阳光下的孤独

马亚平

后期整理照片,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环节,看着照片,我会想起很多事。我在想,我们在肯尼亚所见到的野生长颈鹿一般都是成群结队的,为什么这头长颈鹿是孤零零一个呢?马赛马拉草原一派壮美,但这里也说不定在哪个角落蛰伏着成群的凶猛动物哦,而这样一头孤零零的长颈鹿能够抵御那致命的风险吗?想着想着,这幅图片的题目就这样浮现了:阳光下的孤独。

十五厘米的圆柱体土坯),上面陷下一个拇指粗细的孔,孔中投放三颗落苏的种子,支起半月形棚架,盖上透明、保暖的薄膜,静候发芽。

两周后,出苗。再两周,等秧苗长到一虎口高,便可连苗带钵移种到钵洞之中。一垄园田,我与母亲一起,预先打好四排间距四十厘米的钵洞,正好放置四十棵带土钵的落苏秧苗。凡长出两苗或三苗的土钵,须拔去弱苗,只留最健壮的一棵。

春风暖脸时,四十棵落苏均长到齐腰高了,水灵灵的,生机盎然。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开出的小花,幼稚地笑着,露出五瓣浅紫色的门牙,一看就是落苏的孩子。几天后,菜园一隅满是落苏花,远远近近,高高低低,仿佛夜空里的星星,春风一吹,晶莹的小眼睛还一个劲儿地眨啊眨。母亲情不自禁地唱起田山歌:“油菜开花胜黄金,呀么,落苏开花满天星……”

那年,落苏长势特别好,换来的经济收入远比往年多。母亲发明了一道新菜——落苏丁鸡蛋饼,全家人都说好吃。母亲说:“落苏丰收,老二付出了大半年的坚持和努力,付出了多次手掌起多个血泡的代价。”那一刻,我终于成为全家人目光的焦点。

长大后才明白,母亲用智慧和爱,呵护了一个男孩脆弱的尊严。

前不久,一位朋友从书展回来后,突然对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前的雕塑产生了兴趣,询问这座雕塑的名称、作者。目前矗立在中央大厅的雕塑名为《创世纪》,建成已27年,对上海展览中心这个著名地标来说,《创世纪》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

上海展览中心的前身为中苏友好大厦,是典型的苏联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中苏友好大厦从1954年5月动工到1955年3月建成,仅用了10个月。当时摆放在中央大厅前面的是主题雕塑《友谊》,由两名手拉手、肩并肩向前迈步的青年组成,苏联工人左手高举红旗与五角星,旁边中国工人与之相应,大步向前。整座雕塑高八九米,与背景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成为整个建筑的视觉中心。

这座主题雕塑是由苏联雕塑家列夫·穆拉文和列夫·凯尔别利主创设计。当时参与放大作品的中方雕塑家主要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这件雕塑制作了两座,还有一座立在广州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

设成就展览会(后来的广交会展馆)前。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友好大厦改名为上海展览馆,主题雕塑《友谊》也被拆除了。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首次会晤。为迎接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海市政府决定在会议举办地重新设计摆放一座雕塑,反映上海城市的发展和成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张海平教授承担了设计任务,张教授创作的雕塑高9米,名为《创世纪》,由一个男青年双手高举一个象征科技的自由变换的抽象线形体构成,雕塑家采用极概括的体块处理手法,突出了男性的张力和力量。

据张海平教授回忆,起初的设计方案是一个女性形象,含义是飞向未来,后来讨论下来觉得雕塑要阳刚一点,便换成男性。整个雕塑雄浑有力,又有向上飞跃的感觉。由于铸铜要三个多月,时间紧迫,当时只能先翻制一个玻璃钢材料的雕塑迎接会议的召开。张海平教授特别担心玻璃钢的牢度,几乎每天都去现场。之后,雕塑又采用青铜材质重新铸造,矗立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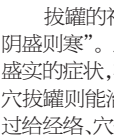
我听说,前几年俄罗斯方面就有计划将列夫·穆拉文与列夫·凯尔别利共同创作的雕塑《友谊》修复,并安放在位于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的博物馆(莫斯科帕尔科瓦亚大街18号)附近,这不仅是对这两位杰出艺术大师的敬意,也体现出中俄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人文交流方面的重视。

如果这个计划能实现,那么我们今后去莫斯科旅游的话,就可以重新目睹当年《友谊》雕塑的风采了。



神秘的『东方力量』

倪欢欢



杏林夜谈

拔罐的神奇之处主要在于能平衡阴阳。“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发热是阳气盛实的表现,而寒战恶寒是阴气盛实的症状,在大椎穴拔罐能治疗发热的疾病,而在关元穴拔罐则能治疗寒性疾病,且能调和脏腑。拔罐疗法通过给经络、穴位局部产生负压吸引作用,使体表穴位产生充血、瘀血等变化,穴位通过经络与内在的脏腑相连,治疗各种脏腑疾病。如胃痛、胃痉挛可以在背部中上部拔罐缓解。拔胸口的膻中穴能够疏肝理气,放松心情,减轻呼吸肌紧张,提高呼吸效率。拔罐还能疏通经络,祛除病邪。

拔火罐是中医文化的瑰宝,生活中却不乏滥用拔罐的现象。如果想拔罐,必须先了解清楚这些细节。首先,不是所有人都能拔罐。有心脏病、血液病、皮肤病、皮肤损伤、精神病、肺结核、传染病、骨折、极度衰弱、孕妇、过饱、过于瘦弱、醉酒的人,均应禁用或慎用拔罐疗法,否则适得其反。拔火罐时要注意,心前区、皮肤细嫩处、破损处、瘢痕处、乳头、骨突出处均不宜拔罐。同一部位不能天天拔,罐印未消退前不可再拔罐。很多人往往哪痛拔哪儿,这是有误差的。在疼痛部位拔罐适用于大多数疼痛类疾病,只要在肌肉丰厚的地方留罐。对于肌肉浅薄的部位,如头面部等,一般采用闪罐手法。另外,人体一些特殊部位不宜拔罐,如体表大血管处、静脉曲张处、肌肤松弛的部位、五官以及前后阴部,妊娠期妇女的腹部和腰骶部均禁止拔罐。拔罐要控制时间,有些人一拔就是一小时,是很危险的,容易出现皮肤水泡、烫伤等不良反应。一般留罐5到15分钟为宜,每周宜做1—2次,时间过长或频率太高易损伤皮肤。拔罐结束后适当喝些温开水,且注意保暖。

希望中医文化能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来一份健康! (作者系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